

北大开放教育文丛

教育：让人成为人

西方大思想家论人文与科学

杨自伍 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500

教育：让人成为人

西方大思想家论人文与科学

杨自伍 编译



G40-011
Y337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让人成为人——西方大思想家论人文与科学/杨自伍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北大开放教育文丛)

ISBN 978-7-301-15916-3

I. 教… II. 杨… III. 教育目的一研究 IV. G40-0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3700 号

书 名：教育：让人成为人——西方大思想家论人文与科学

著作责任者：杨自伍 编译

责任编辑：刘 军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916-3/G·268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zy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河北滦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4.75 印张 37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序 言

陆建德



近年来,我国的高教规模急速扩展,对教育的批评之声却越来越多。在一个所谓独重竞争的学习型社会,年轻人听命于往往是虚假的市场需求,像鸵鸟一样一头钻进各种补习班或国际金融等时髦专业,无力抬起头来想一想,所有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长期下来,他们身上自然生发的好奇心与兴趣不免受到无情的扼制。很多教育界人士呼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次教育启蒙;国民素质的提高,创新能力的激发,莫不取决于我们对教育的重新认识。

教育何为?大学何为?杨自伍先生编选并亲自翻译的西方教育思想读本《教育:让人成为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精彩回答。康德在《论教育》一书中说:“人只能通过教育而成其为人。”本书书名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这十八位欧美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就基本的教育理念以及文学与科学、教育与宗教、文化的复杂关系各抒己见,他们带领读者穿越他们的思维过程,表达了多种的论说方式以及迥异的价值观念,无意为我们就这些问题提供标准答案。他们之间也无法就教育的宗旨达成共识。康德重视“规训”,认为不守规矩比缺乏教养更加糟糕,这就使他与后来一些相信性善并主张个性解放的自由派人士大为不同。康德一说倒与荀子相近,人必须接受教化,就像陶土要经陶工埏埴才能成器;没有礼义法度,自然的人必定悖乱而



不治。

现在我们常说，大学乃大师之谓。大师著作等身，但是学生是否从大师身上得益，却十分难说。现在各地时兴在远郊建设规模可观的大学城，教师只是偶尔坐长途班车从市区到学校完成上课任务。这使得大学不再是人文荟萃之地。陈平原先生这段话说得非常到位：“理想的大学校园，应是既有饱经沧桑的，也有英姿焕发的，老中青都有，大家在一起念书、思考、对话。”这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有些大学实行书院制，师生居息于一堂，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理念（英文 college 源自拉丁文 collegium，后者有互助合作、同仁情谊之义）。本书多处说到不可替代的师生之间的亲密接触。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写道：

任何学科的一般原理，大家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书本而知之；可是细节、色彩、口吻、氛围、生气，使得一门学科融入我们血脉的那股生机，凡此种种要从师长那里把握，因为学科已经在他们身上获得了生命。^①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亲聆警效”的功用。爱默生在 19 世纪初所经历的哈佛，也是这样的书院。他在《文化》一文引了《霍布斯小传》中一段精彩的文字：

可是不闻谈吐生风，则为一个极大的不便……在乡下，天长日久，不闻谈吐生风，人的悟性和灵机，便长出了苔藓，犹如果园的一根旧桩篱。

学生之间的谈吐也会生风，不过校园里老中青三结合，才是理想的状态。或许我们可以提议，大学应该规定，任课教师在学期内必须在校园居住一定的时日。

文集中有的文章已有中译，由于版权等原因，自伍先生决定全部自译，由此可见他对自己译品的信心。但是书中不少篇目还是首次

^① 见本书第 20 页。纽曼的《大学的理念》在英语世界的影响无可匹敌。贵州教育出版社于 2006 年出版了该书全译本。

与中国读者见面，例如诗人、剧作家艾略特的《教育的宗旨》。教育这领域有其特殊性，并不是只有专家才能发言。艾略特一直关心经典在学校的地位，他讨论教育的时候还不时表露出宗教的关怀。

不少西方教育著作与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即便是不在一般意义上信教的人士也会关心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如罗素强调，人要跨进黄金时代的门槛，首先必须屠戮宗教那条恶龙。爱因斯坦则肯定斯宾诺莎式的“宇宙宗教感情”，并坚信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情怀的激励下才能取得至高无上的成就。这两位自由派人物的观点，在纽曼、艾略特和雅克·马利坦等笃信宗教的人士看来，纯粹是谬见。我倒盼望我们的人文学者和科学家都来认识一下爱因斯坦描述的“宇宙宗教感情”，或许将来可以做出足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的事来。

欧美教育近两三百年来已经大大普及，这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的。可是“进步”也有其怀疑者。自由主义者杜威信奉进步、民主和自由等口号，但是哲学家桑塔亚那指出，所有这些概念当然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它们所促进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终极目标却在蜕变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慵懒”。读本最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克里斯托弗·赖许与桑塔亚那所见略同。他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发现，教育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真正惠及大众，我们的大学可能正在制造新的文盲：

教育未能增进民众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提高通俗文化的品质，也没有缩小贫富差别，悬殊之大一如既往。另一方面来看，批判思维的衰微，学术标准遭到侵蚀，教育于此也在推波助澜……

近年来我国媒体上不断传来学界丑闻，看来这是世界现象。

从本书选目可见，编者还着意于探索文学与科学、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早在80年代，“两种文化”之争（见查·帕·斯诺的《两种文

化》^①和弗·雷·利维斯的《两种文化？查·帕·斯诺的意义》)在国内读书界就广为人知，但是其中一方即利维斯的观点还是首次介绍。莱昂内尔·特里林是五六十年代最有影响的美国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利维斯—斯诺之争》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读者不妨在字里行间听听口气，判断一下他究竟站在哪一方。

令人遗憾的是同样性质的论辩不大会发生在中国。大学在19世纪末的中国出现时就带有非常浓重的实用色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生态呈现出单一化的趋势，“赛先生”广受追捧，甚至出现“科学人生观”一说，这在科学真正发达的欧美国家反而是闻所未闻的。50年代初院系调整的指导方针也与西文“大学”(university)一词的基本含义大有径庭。凡此种种，莫不说明高等教育的观念自西徂东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在西方高教史上，实用科学和技术的教学其实出现得很晚，这可以从“达尔文的斗狗”赫胥黎的《科学与文化》一文看出来。赫胥黎道出了一种新兴的观点，而阿诺德的《文学与科学》则代表了至今仍生机勃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科学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的美感和立身处世的道理却不是科学所能教的。这两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两种文化”之争的先声。

我在这里特别提及阿诺德，因为他是编者自伍先生之父杨邕深先生心爱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作家、诗人。大约在1980年左右，我还是复旦外文系的本科生，一次某美国教授来做讲座，首先由系主任杨先生致欢迎辞。杨先生一边悠悠地讲着，一边从缎面丝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本蓝皮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翻到某页，兴致盎然地读了起来。我记得他读的好像是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杨先生诵读时神情专注，清癯的脸上绽出笑容。他笑得像儿童一样单纯，这应是对阿诺德提倡的“美好与光明”的最佳注解。杨先生念英语时略带安徽乡音，听来十分亲切。发音标准而不爱阿诺德，又有何用？

杨邕深先生执教复旦大学外文系逾半个世纪，称他桃李满天下

^① 对这次争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两种文化》译本(2003年)中斯蒂芬·科里尼的长篇序言。

绝非过誉之辞。他主编的英美文学读本至今依然是国内同类读物中的佼佼者。早在 50 年代,杨岂深先生就与人合译现代教育之父、17 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著作。自伍先生幼承庭训,加之长期供职于高校出版社,属意各种教育思想,自然在情理之中,今日编译成此书,称得上是克绍箕裘了。

今年是建国 60 周年,也是杨岂深先生诞辰百年。这本文集是对国庆一甲子的献礼,也是对一位学者教育家的纪念。二十几年以来,自伍先生常常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自戒,孜孜矻矻,成绩斐然。他翻译的韦勒克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由杨岂深先生校改)可谓名山事业,希望这一读本也成为读者案头必备之书。

2009 年 9 月 于北京

前 言

杨自伍



随着近数十年社会巨大的迁变,当代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大学教育而言,其中本质性的变化,恐怕是精英教育大体退出历史舞台,从思想到实践,已经基本为普及教育取代。学府遍地开花,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学生规模可谓盛况空前,识字知书的人数也是今非昔比。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教育危机的普遍存在,乃至愈演愈烈,至少从文科教育来看,教育质量的下降也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复杂,笔者自然无法用三言两语,笼而统之予以说明。然则,作为一个从事文科教育的人,谁也不能不认真反思这样演变的后果。

从过去的文科教育来看,我们难以想象,学生能够不接触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而当今之世的课程设置呢,恐怕很少有学府开设西方古典文学的课程。古典教育的重要意义,针对当前高等教育的流弊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矫正之功。我这里说的不是古典文学,而是古典教育,也就是包括文学和文化两个方面。我以为,不读赫西奥德和卢克莱修,不读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不能说是文化的人。荷马史诗反映的不只是贵族的品质,而且在教育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奥德修纪》第一卷里,乔装打扮之后的雅典娜女神,在奉劝忒勒玛科斯的时候,直言不讳,说明自己



的忠告是教育，即教诲。爱利亚学派的哲人克塞诺芬尼在《讽刺诗》里告诉我们，“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由此可见师道与古典文学的渊源之深。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泛滥，其结果是，总体说来，学生思想的浅薄和平庸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人生之路。我认为，古典文学的潜移默化，在塑造人格和追求真善美方面，或许是任何其他学问都难以比拟的。从这层意义上说，古典文学是人的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精英主义的源头活水存在于典籍和传统之中。

教育一旦舍本逐末，其后果之严重，是未来难以弥补的。我以为知识固然有工具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的一面，换言之，知识如果仅仅居于工具的作用，那么我们培养的人才就难以成为完善和全面的人才，同时也不易升华到一个较高的境界。我们试想一下，倘若我们外语学院的教授，绝大部分没有读过多少古典经籍，而且基本拘泥于国别文学的天地，那么授业的学生，恐怕要青出于蓝就比较困难。教师若要不辱使命，自身的文化修养恐怕较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孔子明言“不学诗，无以言”，很遗憾，今人恐怕早以束之高阁了。在一个娱乐的时代，读书的风气在淡化，这样的局面需要改观，途径莫过于出入经典。

文科教师的功用恐怕重要的是开拓学生的视野，授业还在其次。如果不知画家古有顾恺之，近有董其昌，外有丢勒、洛兰，雕塑家不知切里尼其人，作曲家不知蒙特、维尔第、亨德尔或者巴赫父子，那么我们如何期望莘莘学子学养深厚，日后可以深造呢？我对两代文科学者有那么一点浮光掠影的比较，从群体论，前辈的古文功底和学问修养，今人难望其项背，至于专业深浅自然另作别论。姑举外语为例，今日之博导的专业知识恐怕超过前辈，但是学养呢？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我以为教师的学养较之专业知识远为重要。术业有专攻这句话，仅仅就谋生这个意义来说，或许很有道理，但是从造就“完人”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可能弊大于利。进而言之，就大学教师而论，学问较专业更为重要，只有“渐渍道德之渊，栖迟道艺之域”，我们才有可能造就超乎专业知识的宗师。

我们的科学日新月异，我们的文学江河日下，这样一种令人尴尬的对照可谓有目共睹。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产生深深的忧虑，科学与文学在学府的地盘之争，当然由来已久，只是于今为甚而已。早在19世纪末叶，这场争论便在英国兴起，马修·阿诺德与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论争只是首开其端。时过境迁，岂料20世纪50年代查·珀·斯诺与弗·雷·利维斯继续论战，乃至不顾斯文，可见这场辩论未有共识和定论。20世纪30年代杜威在美国倡导渐进教育，后有阿德勒反其道而行之，主张通识教育。两种认识都有道理，但是任何一说推向极端，都是谬种，不过，认真思考两种学说和汲取其中合理的一面，是扭转文理不相往来的一条门径。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严酷的现实之中，科学和文学都是服务于人类的知识，片面强调某一面的结果，恐怕是任何有识之士都不愿看到的局面。我们应该看到，以上两种学说都是针对现实而提出的，所以比较全面地认识这场争论的意义，对于我们当今思考高等教育，应该说具有比较现实的借鉴意义。

虽然着眼于教育，但不是着眼于任何专业的或者狭义的教育，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在接受教育，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教育。教育的目的仅为一阶半级，那是与教育的本义背道而驰的，君不见，如此之多的高官大贾沦为阶下囚；君不见，如此之多的学人恋栈忘返；君不见，如此之多的专家昧于一家之说。再以外语而论，30年前，语言学盛极一时，学者趋之若鹜大有人在，后来教学法又成一时显学，学者又汲汲于此。时至今日，出入古今的外语学者，鲜见其人。《孟子·尽心上》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可见精英教育不可废弃。如果要保持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精英教育，我们的教育者首先就需要开阔眼界，少一点专业，多一点学问。其次，少一点功利，多一点知识的渴望。大师的造就需要的是博学，而非术业。思维、判断、鉴赏、审美，四者在造就文科人才的过程中，理应大有作为。倘若缺乏此四者，学者所获，则无非知识工具而已，距离具有独立思维和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相去何止千里。

以上算是对这部文集的来龙去脉的一点交代。以目前的教育而

论，如何处理宽泛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依然不容忽视。文科院系专业的设置似乎十分讲究专业，没有比较满意的结果，以外语专业而论，学习某个语种，然后就是那个语种的文学，长此以往，西方传统的人文反而日趋淡化。记得多年以前，复旦有位著名的女物理学家，在位期间居然公开宣称，外语教育要为理科服务。位居大学校长，自然一言九鼎，迫于环境而有其道理，不必深责。可是作为一流大学而论，如此说法就不敢恭维了。进而言之，综合性大学的校长一定要有文科出身的，远见卓识乃大学兴衰之所系，理应恢复应有的话语权，或许理科一家独擅的局面实有改观之必要，大学之堂，不可以某一学科的一时进退为鹄望。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文集提供刊行便利。

特别鸣谢陆建德先生，他在百忙之中千里驰教，惠赐序言并为选文查找资料，复印惠邮。此外，谷孙师、翟象俊师等在成书过程中始予以支持和关注，在此谨致谢忱。

二〇〇九年秋

北京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中心

部分重点图书

一、大学教师通识教育系列读本(教学之道丛书)

给大学新教员
规则与潜规则：学术界的生存智慧
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
教师的道与德
给研究生导师的建议
理解教与学：高校教学策略
高校教师应该知道的 120 个教学问题

二、大学之道丛书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
美国大学之魂
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
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
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实务
转变中的大学：传统、议题与前景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
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兴起
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
公司文化中的大学
21 世纪的大学
我的科大十年(增订版)
东西象牙塔
大学的逻辑(增订版)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
大学之用(第五版)
废墟中的大学

三、管理之道丛书

美国大学的治理
成功大学的管理之道

四、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系列读本(学习之道丛书)

科技论文写作快速入门
给研究生的学术建议

如何撰写与发表社会科学论文：国际刊物指南
学术道德学生读本
做好社会研究的 10 个关键
阅读、写作与推理：学生指导手册
如何为学术刊物撰稿：写作技能与规范（英文影印版）
如何撰写和发表科技论文（英文影印版）
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则
如何查找文献
如何写好科研项目申请书

五、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与创新能力建设丛书

学位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
法律实证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
教育研究方法：实用指南（第五版）
社会研究：问题、方法与过程（第三版）

六、古典教育与通识教育丛书

苏格拉底之道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
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美国心灵的攀登

七、高等教育与全球化丛书

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
高等教育全球化：理论与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环境变迁与大学的回应

八、北大开放教育文丛

教育究竟是什么？100 位思想家论教育
教育：让人成为人——西方大思想家论人文与科学

九、其他好书

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
透视美国教育：21 位旅美留美博士的体验与思考
大学情感教育读本
大学与学术
大学何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
建设应用型大学之路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



目 录



序言	陆建德(1)
前言	杨自伍(1)
论教育	伊曼纽尔·康德(1)
大学的理念	约翰·亨利·纽曼(17)
文化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50)
文学与科学	马修·阿诺德(72)
科学与文化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92)
教育中的宗旨	约翰·杜威(107)
自然研究与社会研究：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	约翰·杜威(118)
教育的宗旨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31)
古典作品在教育中的地位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45)
时代的学术特征	乔治·桑塔亚那(159)
科学与“文化”的分家	伯特兰·罗素(177)
教育与纪律	伯特兰·罗素(180)
科学与伦理学	伯特兰·罗素(185)
宗教为文明做出了有用的贡献吗？	伯特兰·罗素(196)
宗教与科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213)
科学与宗教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218)
宗教与科学：不可调和吗？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226)

论人类知识·····	雅克·马利坦(229)
教育的宗旨·····	托·斯·艾略特(247)
两种文化？查·珀·斯诺的意义·····	弗·雷·利维斯(304)
当代教育舞台：挑战与机遇·····	西德尼·胡克(324)
当代教育的危机·····	莫蒂默·杰·阿德勒(348)
现代科学与古代智慧·····	莫蒂默·杰·阿德勒(363)
人类尊严与 21 世纪·····	莫蒂默·杰·阿德勒(370)
两种文化·····	查·珀·斯诺(383)
利维斯—斯诺之争·····	莱昂内尔·特里林(399)
正规教育与新式文盲·····	克里斯托弗·赖许(426)
译者对照表·····	(449)

论教育^①

伊曼纽尔·康德



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德国哲学家。出身贫寒,但自幼受到双亲宗教和道德方面的潜移默化。毕生雅好拉丁文学典籍,哲学著作里引经据典,比如奥维德和贺拉斯,英法文学作品他也是博览群书。在大学里攻读了数学、物理、哲学、神学和文学,尤其是研读了牛顿的著作。立身伊始,屈就为塾师。康德二十岁开始著述。自然科学之外,他的知识范围极其广博,涉及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教育学等。三大“批判”引发了哲学思维的革命,堪称西方哲学的不朽丰碑。康德毕生神驰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探索的是自然的规律和道德的规律,天人合一的境界体现于他的生命格言:“在我之上的群星璀璨的苍穹和在我内心的道德律令”。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1980年柏林学院出版的29卷本《康德全集》为标

① 编者按:康德于1776—1777年和1786—1787年,两度在哥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1803年讲稿结集出版,书名为《论教育学》。此书1899年由安妮特·查顿(Annette Churton)译成英文,1900年面世。这也是一般通行的英译本,至今仍在刊行。最早的中译本为瞿菊农先生所译的《康德论教育》,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年瞿先生仅25岁。另一译本系今人所译,书名为《论教育学》,译者赵鹏、何兆武,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两个译本的书名来看,编者推测,前者所据为英译本(Kant on Education),后者所据则为德文原著(Über Pädagogik)。遗憾的是,这两个译本编者未曾拜读。由于收罗不同译本颇费周折,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现据英译本另行翻译。原书共六章,选文为第一章,即“导论”。本书所选的有些篇目目前也有中译本,出于版权和其他方面的考虑,编者全部自行重新翻译,谨此说明。